



九寨依然美丽(三)

■谷运龙

其实,我想对你说的是:九寨天堂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景点!

你敢说不是吗?

她坐落在干海子的森林中,远而眺之,她如翠海中的一叶扁舟,情然的荡漾在那些一碧万顷的波涛之中,洁白的风帆有些夸张地展示出异样的风采。近而观之,又似一朵硕大无朋的白牡丹,雍容华贵、卓尔不凡,仰天而卷的绝美花瓣可以让天地行走其间,舒卷之中,天籁般的声响涟漪似的漾动开去,将花香氤氲成那么汹涌的浪潮,在山野间游走。

你可以在任意的阳台或阴台上听细叶密语,看柔枝披风,也可以在房檐下听夜雨情话,赏明月清辉。以至于观万里风云席卷山野,听千倾波海迫击天地。心中都积淀随风化淤,眼里迷濛倾刻清明,宠辱皆忘,幻然成仙。

你可以在天浴温泉的柔情蜜意中洗去一身的疲乏,在清凉的爽快中看明洁的天空星汉灿烂,闻月桂飘香,以至于饮一碗吴刚花酒,赏一幕嫦娥广袖。你也可以在羌寨之中听羌笛的幽怨凄美,看驮队的浩荡归来。乃至于听成都况味十足的吆喝,品天府美食珍馐的奇特。你更可以钻入花心,去感受花中的蜜液流成千古不枯的河,去聆听水中鱼鸟弹奏万般美妙的歌。以至于那些自然向天的生长,那些轰然落地的辉煌。

干海子如一个柔情温婉的伴娘,那么天然巧成的不离左右,承接着大自然的玉液琼浆,微微浅笑着,给天云嵌上艳美的花边。

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宾馆,完全笼罩在日月的光辉之中,沉浸在自然的花香之中,难道你不觉得她本身就是一个风光旖旎的景点吗?

她就是这样的 一个景点,完全被舒适的梦境围就,被芬芳的美酒微醉,难道你以为她不是一个舒适温馨的宾馆吗?

说她是森林里的城市一点不假,你可以在那些

街衢、古巷里徜徉,说她是云朵上的街市也丝毫不夸,你可以在那些商铺店面购物。你只听说过天堂,向往着天堂,在这里,你才知晓了天堂,并不是一个凄美的所在,更不是一个可想而不可往的所在,而是一个既可想去就去,也是一个想走就走的人间天堂。让你真正悟出终极的美并不是一种死亡,而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和自在。

然而,天堂的美也会经过地火的煎熬。8月8日的地震让九寨天堂未能幸免,地狱的所有魔爪汇集在一起,绝意要将九寨天堂扼杀,让其成为人间地狱。

那是一种美与丑的拼杀、善与恶的较量。

我想,你一定会为其焦心、忧心。我和你一样。

当我第一次目睹她受伤的样子时,心里流淌出无以言表的苦,我为她的遍体鳞伤而苦,我看见那些狼藉的衣袂,那些炸响以后的弹片、那久久弥漫的硝烟,真的不相信,天堂怎么会瞬间变成地狱,宾馆怎么会成为须臾战场,景点怎么会风光损伤。我真的想不顾一切地冲进去,将那些撕破的衣袂为其缝好,将那些还在流血的伤痕给以包扎,但一条来自人间的警戒线将我隔离,我在武警的盯视中难以逾越。只好伫立在那里为其伤怀。我相信你也只能这样。值守的保安说:那两只黑天鹅真聪明,一直躲在白牡丹的花心,如两粒花蕊,始终不离花的左右。这一个灵动的生命让我生情,我想冲过去营救天堂中的生灵,他们全力将我拦住。这是真话,在那种场景,如果你或者无论是谁都会这样做。正在这时,被揉碎的花瓣又在余震中纷纷落下,发出花开一样的声音,妙不可言。

你信不信,就是那两只天鹅让我几天之内心情难平,我总是一有闲暇就会想到它们。没过两天,我实在不放心,水没有了,它们怎么生存呢?曾给人们以遐思的圣物何以经得住那般惊恐?食物没有了,怎么生活呢?那么娇宠的生命何以经得起这般的揉搓呢?我总怕它们忠贞而洁白的象征被终止在地火过后的余孽中。我第二次去到九寨天堂,

那种场面依然如两天前,没有人去打扫,没有人去收拾那一派不堪入目的狼藉。警戒线还是那么高,值守的武警还是那几句话。我说我必须过去看看,我怕那两只天鹅饿死。他指给我一条相对安全的路。我钻进树林,没有几步,两只梅花鹿已退去惊慌,不惊不诧地向我们一行注目,待我们走近,才又不慌不忙地走了几步,两只洁白的小羊“咩咩”的有些惊诧,却依然向我们报来依恋的目光。入得室内,临近大厅时,几只星秀鸡从一堆破败的玻板中向我们呼叫着跑来,声音伤怀,不绝于耳,我们想将它捉去野外,就是撵不上,在瓷砖上趑趄趑趄的样子让我们叹为观止。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在险象环生中向大厅的水池走去,几只野鸭“嘎嘎”的在水池中鸣叫,那两只黑天鹅在桥上,如两尊安详的神物静默而傲然在那里,我被这份尊贵的独处所征服。我也被这份顽强的安详改变初衷。穿过恐怖的场景出来,我叹服着回望黑天鹅,虽然看不见它的身躯,却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,如雕像。

我还是耽心它们的生存,给保安说,应该给它们投食,并要求它们把它送到甘海子里去,让它们回归自然。那些人并没回我的话,我有些不可理喻。

回来的路上,我才恍然大悟。我想告诉你的是,无论她毁损也好,完美也好,她都是九寨天堂!天堂不仅仅是人的向往,也是所有生命的向往。就连那些生活在天堂中的孔雀、梅花鹿、天鹅、鲤鱼等等,只要进入天堂,是再也不愿离开的,哪怕地火熊熊,哪怕余震不绝,就像朝圣的路,如同皈依的心。我还想对你说的是,无论她笑也好、哭也好,她都是九寨的一个享誉全球的景点,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目不转睛,魂牵梦绕,哪怕荆棘丛生,哪怕千难万险。

其实,我已有几年没有去过九寨天堂了,但她就是那么铭心刻骨的在我的心上。如果你不信,去试试,相信你一脚踏进去,就会再也没有从前。永生永世住在白牡丹为你建造的天堂宫殿里,做着清幽而奇异花香的梦,难道不是你的一大幸事吗?

■谢臣仁

与藏族兄弟喝酒

左手持瓶,右手端碗,壮实得像牦牛的藏族男人,把月光唱成情歌的藏族男人,坐在我对面,端着酒,端着满口扎西德勒,端着整个高原的热情,端着满是酒气的一枚枚藏语。试图,试图把自己盛在酒碗放进酒瓶。

以藏袍的厚实干了这碗。喝了酒,胆子就大了,醉了的样子,一抬脚就蹂躏赶路的鬼魂。以藏歌的悠远干了这碗,喝了酒,离别就忘了,累了的目光,一回头就见在垭口等我的你。

以藏家的真诚干了这碗,喝了酒,心就留下了,老了的灵魂,摸黑也能找到彩绘的木门。

外面落着雪,屋里喝着酒。我和一个藏族兄弟喝酒。酒,让我们想起羊群总在我们前边,想起炊烟总在我们后边,想起哈达洁白地躺在我们命运中间。想起,你叫羊羔花,我叫白杜鵑。多年以后,也许你温暖的酒气,会和我的诗歌在某条山道上自然走散。不会走散的是——青稞和酥油相亲的日子,锅庄和雪山挽手的日子。三碗酒下肚,咋的,醉啦?!该伸右手的时候我老是伸左手,该再见的时候我总是不愿说分离。

一头吃着雪的牦牛

你见过的,该是风吹草低,一坡碧绿,牦牛走成诗意的留白。我要说的牦牛,走在冬天。这时,月光灌溉过的牧场蜷缩着,多汁的记忆被雪覆盖,一头牦牛在无限雪原,一口口,吃着一片片雪。

雪是白天一样白,牛是黑夜一般黑。昼夜角力,黑白照中最动人的剪影。不是被雪覆盖,就是把雪吃尽。野性,从一个毛孔长出,骨髓藏着一场雪崩,脊梁逶迤寒冷。变硬的目光比雪更有光芒,奔跑成流动的经卷,踩印出一个个藏文。

稀薄的清冷,执着的苍凉。其实,雪和牦牛,比经卷更古老,比藏文更古老。天底下最坚硬的骨头,从静态的青铜里跑

同阳光一起飞(外三章)

■赖杨刚

温柔地吵一次架

布谷,布谷——恍惚响在前生,不,是响在山林里,让绿由远及近,把梦和爱停在离心脏最近的村庄。这鸟鸣,像春水流,把云的飘,把你的下蹲我的弯腰,洗得清澈、透明。

以乡情为布景,岁月怎么看,都是美。

天晴了。

我,移植葱蒜,栽辣椒,种花生,你帮我把衣裳上的土渣子轻轻拍去。

我们,偶尔停下手中的活计,望着远山出神。一只蝴蝶停在我的肩膀。嘘——你小点声,她正在养精神。然后,带着你的往事,我的希望,同阳光一起飞。

爱,是互相播种

此刻,我就要说到播种。我说的这类播种虽然不流汗,也不让人疲惫。但需要一份诗意的情怀,只有付出了全部的真心,才能拥有灵魂的丰收。

我要种下鱼游在大地里,种下鸟飞在海洋里,种下兔跳在天空里。种下呐喊在沉默里,种下微笑在伤口里,种下优雅在速度里。

太阳出来的时候,美好的歌声窜出了我的身体。抓起你,就像抓起饱满的种子,小心地把你种在日子里,同时也种下了我自己。

我若雨水发芽,你就白云开花,爱情的风声都长出了绿色枝桠。

——真好呀,见惯了的事物,都是奇妙风景,而每天的小生活,都能发现奇迹。

阳光一烘,喜鹊的叫声,就香了。这香,难以用言语描绘,恍惚隔壁的二婶,在煮腊肉,香。

她,要招待谁呢?

这么多年了,天天忙于劳动,改善一家人的生活,竟然麻木了。忘了阳光是香的,喜鹊的叫声,也是香的,就像青春的体香,原来可以好好地招待一下自己的爱情。

腊肉煮好了,我的二婶,请以云的神情,把心跳和脸红从厨房里端出来。二叔,抿了口小酒,盯着她傻看:喂,风穿桃花的裙子,比穿雪的旗袍,香多了……

奶奶年纪大了,不胜酒力,改口喝茶,她拧了几下二叔的耳朵。

痛呀,妈——!

他的尖叫,钻进二婶的怀里,毛绒绒,绿油油,香了。

茶堡克萨(组诗)

丛恩的麦地	月光似水
随秋天而来的,是姐姐手里的镰刀和金黄的麦子	月光从遥远的地方而来,从遮住光明的地方而来
镰刀借着冷月的锋利,它并不被收割的——那温暖的伤口上绽有桃红的花,那是神秘的	请你别再用怀孕的母马驮走我的一切,那是我的自留地,是要收容我骸骨和诗歌的地方
他走在秋天前面,成为野棉的王冠	克萨的物什
幸福——	装盐的陶罐摆在灶前,那是成都买回的搪瓷盖,我们留作点灯的器皿
是多少痛苦搭建而成的房子,是牧马的居所,那些因熟透而掉落的麦粒,应该在傍晚或者黄昏——只要天空被云燕渡上颜色,或在水边磕破膝盖	镰刀和皮绳在柴屋门后,那是给枪装药的牛皮筒子,它套在半截牛角上
那么,三月的麦子就该八月入仓了	在鲜血流尽的高原,在面黄肌瘦的高原,我们将发须燃尽,又为了丰收,我们将柔情高高挂起,在明月有风的晚上,我们取下横梁上的木炭将生命反复描摹,拭去,再反复描摹——
我们生在麦地,死在麦地,麦地的灯和麦地的月光一样轻柔流淌,月光和着月光,你因暮色苍茫而行色匆匆,我因秋天来临而心情宁静。因为把故事横陈于秋日大地,所以父亲喝着酒对我欲言又止,那是尸骨,我们把丰收横陈大地,在那山岗——	这是自然的法则,我是不会走出那些界限的,所以我连年丰收,身体发胖
你看:秋已来临	克萨的物什,是生活的物什,将我养大的物什,物什落在地上或者挂在墙上,就算沾满灰尘,满脸垢病,他苦难的秘密堆积起来的,是老家梁间的雀巢——
	只要老家还在,那么物什就在,故乡就在

我们躲在丛恩的麦地写诗,和村长一起谈论下次的相聚,毕竟相聚是短暂的,忧伤是悠长的,美丽的姑娘和我坐在三楼的麦垛上,我们将秋天遗忘在山里,在斜斜的小村,夕阳落山,大地遥远

哈休的黑陶

那是叫哈休的人和叫哈休的村子,那是最具神秘的影子,要是我早生千年,北斗和水中的铜镜都该见过我

然而,我五岁的时候,大地就已丰收千次

第一百多万次日落之前,村庄的皮绳打结,河道梗塞,只有一袋青稞和八只雄鹰流落人间,在干涸的河道旁,沉寂的断层终于说了话,死去的鱼和哈休的黑陶

死去的鱼和被埋葬的黑陶被放在沾着血的新鲜羊皮上,那是神的旨意,是千年历史的骨头

大地的花开在敦煌,大地的根扎在哈休,伴着草木灰,那是地底深出的粮仓,如今月光似水

看见你,第一眼

塞北,当是萧索的,一望无际的草原和野马,塞北,当是王维的大漠孤烟,亦或长河落日!

当漫漫星野落在天山之外,相见于你,是万亩葵花向北,是暖风荡漾,是清彻晨曦。相见于是,是恰海的柔波蜜意,也是大地上熟透的西红柿如东山之顶的夕阳一缕。

舟车劳顿让处在晨昏线上的情绪发生扭曲,而初见这万里花开,眼里,风里,石头上,所有与我相关的事物都染上阳光,所有的,如朝阳初生的,我也变成一株秋黄!

罗开东,藏族。1991年出生于四川金川县。著有诗集《九月》《十二行玉米》和小说《棺木之外》等,现为《阿坝文艺》编辑。

本州作家推介

